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
第四十四回 葉小姐潦草依秦 石公子探花及第

卻說瑣琴見石漱芳垂頭喪氣的去，因笑道：「此兒尚是可教。」怕他悔恨太過，因檢一集有正味齊的聯文叫綠綺送他去看，自己卻來碧瑯玕館，兜了白素秋，又到得月樓台，邀了金菊儂到惜紅軒婉香這裡來。一進門見五色玻璃窗都尚開著，映著日光，斑斕煥彩，十分可觀。階前海棠半謝，飛花撲人。有一對小孔雀，一隻在地上啄落花片子，一隻在大菖蒲盆邊啄那吐絲的青蟲兒吃，素秋笑道：「這孔雀是那裡來的？倒長的好玩。」菊儂道：「不是春笑軒那對兒嗎？」瑣琴道：「那對還比這個高大些。光景不是。」說著，已到迴廊上。婉香的臥房窗口，覺有一縷濃香從窗隙裡偷出，又微微聽得丁冬作響，較琵琶幽些。菊儂便向窗裡望，卻被玻璃倒映轉來，只見些階下的花木影兒，望不見裡面，再加玻璃是五色碎錦塊子的，更望不透，便與瑣琴、素秋立住悄悄聽，覺丁冬逸響，宛然成調，忽寂然無聲，裡面婉香問道：「誰嚇？」菊儂笑應道：「我呢。」便同兩人走中間進來，見婉香已在門房口，一手掀著花繡軟簾，身上穿一件品藍素緞，滿身繡白蝴蝶兒的單衫子，越顯濃豔，笑微微的站在軟簾底下，見三人進來，笑道：「好嚇，我正冷清清的沒意思。這天氣又晒人得很，睡又不是，坐又不是，你們來得好，談談消一會兒閒罷。」瑣琴笑道：「我也這麼著，來找你談談的。」說著，婉香讓三人進來，見窗口琴桌上擺著一張琴、一爐香、又攤著一本書，素秋笑道：「好玩意兒，剛彈的是什麼曲子，很幽致呢。」隨手將書拈來，看是繡餘琴譜。因問：「這是新出的嗎？」婉香道：「剛是姑蘇顧眉仙寄來的，便是他自己譜的。」瑣琴、菊儂，便換肩兒去看，素秋看了一會，放下道：「指法倒細的很，妹妹學這個幾年了？」婉香笑道：「不過隨意玩玩吧，若講究起來，真一點兒也不懂了。」素秋笑道：「這也有個客套，快彈點兒給我們聽聽。」瑣琴道：「好好，這個我倒沒領教過，你們兩個，不拘誰彈給我聽點兒。」素秋讓婉香先彈。婉香不肯，素秋定要他彈，婉香推不過，便坐在五徵位上，將七弦和五弦，在十徵上調了個仙翁，又七弦散，和四弦九徵，調一個也是仙翁，便流水兒一順調了幾個仙翁，回過來六弦上彈一個陣搏得道仙翁。住了道：「弦准呢，只我這指爪兒長，名指立不起，便是不登品。所以不很講究。」素秋道：「這也不妨，你的指法很好。」婉香笑笑，因彈了一套洞天春曉，彈畢，餘音裊裊不斷。瑣琴、菊儂都靜悄悄的聽著，見婉香又改弦作徵調，彈起聽琴吟來，素秋聽是：「呢呢兒女語，恩怨相爾汝，划然變軒昂，勇士越敵場，浮雲柳絮無根蒂，天空地遠隨飛揚。」

少住又彈道：

喧啾百鳥群，忽見孤鳳凰，攀躋分寸不可上，失勢一落千丈強。

略停又彈道：

嗟予有兩耳，未解聽絲篁，自聞穎師彈，起坐在一旁，揮手遽止之，濕衣淚滂滂，穎乎爾誠能，勿以冰炭置我腸。

彈畢，素秋贊好，便也坐下彈一套和陽，指法與婉香不相上下。瑣琴笑道：「這聲音太幽，最好夜靜的時候，一人聽著一人彈著，那才有味兒。」婉香點首兒道：「是。」菊儂因道：「寶珠什麼不見。」婉香道：「他被盛蓬仙和何祝春他們邀去了。」菊儂便不言語，因道：「天氣悶得很，咱們何不往海棠香夢軒去，看看美姊姊。」婉香道：「你們先去，我過一會子便來。」菊儂便同瑣琴、素秋，將手兒要走，忽愛兒來報，說珍大爺回來了，葉老太太和軟小姐、蕊小姐，也都來了，請小姐去。」婉香因問三人可同去，三人因多沒見過，便說此刻多分不便，回來見吧。婉香便自往南正院來，瞥眼見柳夫人袁夫人和葉太夫人。剛剛哭完，軟玉姐妹都在那裡拿帕子拭眼淚，臉色憔悴了許多，心裡替他們一酸，便弔下淚來，進去先給葉太夫人請安，回身握著軟玉、蕊珠的手，便出聲哭了。漱芳、美雲、麗雲都在，便幫著勸住了哭。婉香拭淚坐下，因問：「軟玉、蕊珠，身體好嗎？」軟玉、蕊珠多含淚說：「好。」聽柳夫人問葉太夫人道：「老爺和太太的棺木，可已抵碼頭沒有。」葉太夫人道：「這兩口子的來了，還有蘇姨娘和朱姨娘的還沒到，是孫兒葉魁送來呢。」婉香詫異道：「敢兩位姨娘也殉節了？」葉太夫人哭道：「他們見冰山一過，多連串兒殉了節，拋這兩個孩子，叫我老大的年紀怎麼管的了呢。」說著痛哭，大家多落下淚。軟玉想他母親死的苦，早哭的昏暈過去。蕊珠也哭他的母親，眾人勸了半晌，才各收了淚。柳夫人想趁此一勸，便把葉用自刎殉孝的話講了，大家又哭一陣，慢慢的勸住了。卻好寶珠回來，一進門，便倒在葉太夫人懷裡放聲大哭。回來又扯住軟玉、蕊珠的手，哭個不了。柳夫人含著淚喝住了道：「咱們剛住了哭，你又來嘔人，快到外面，幫你大哥哥照料行李去。」寶珠只得出去。柳夫人便叫婉香等陪軟玉姐妹往園子裡，看白、陸、金三位小姐去。」

婉香便同著漱芳、二雲邀了軟玉姐妹出去。這裡葉太夫人向袁、柳兩夫人道：「此番幸是文老爺升了刑部大堂。咱們才不吃虧，一切在京用度，也是文老爺代理值的。咱們一家子，真粉身難報此德了。兒孫俱已死了，我也沒甚可望，只葉魁一個小孫，年紀又小，全靠府上兩位爺督促他了。這兩個孫女，我已有成見，請太太念先人一點交情，留在府上代為照看，我老了，也沒用處，況又無家可歸，便再做起家來，我也經不起苦惱，孩子們又不懂事，我定了主意，孩子們全托兩位太太照看成人。葉魁倘有好日，便是兩位太太的恩典。我打定主意，削髮為尼去了。」柳夫人忙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」葉太夫人道：「我定了主意，隨你什麼人勸不轉，你們勸我，果然是好意，但我只想趁此身未死，尚好懺悔來生，你們不信我給你們瞧。」說著把頭回轉來一看，見腦後梳的一個頭沒有了，大家都吃一驚，原來葉夫人剛在轎子裡悄悄的把剪刀齊根絞了，下轎來，一干人便亂著哭，沒一個人留心看他。這會子眾人見他立志已決，因道：「太太既要拜經，也不必定到外邊去，府裡空房子盡多，請太太愛哪一間兒，便也好供禮齋，倘嫌繁雜，盡請把門反鎖了去，便和外面一樣。」葉太夫人見這樣說，心裡也便合式，便含淚點點頭兒說好。一時葉魁也來了。給兩位夫人磕了頭出去。秦珍給他在新書廳下了榻，和秦瓊同房。裡面葉太夫人，便在南正院暫住。軟玉姐妹，仍住留餘春山房。

過了兩日，秦珍替他們看下了墳地，請人擇穴，一連忙了幾日，卻好葉用的棺木也到了，便叫都停厝在大覺寺。擇了六月十一的日子安葬。葉太夫人和軟玉等都親視入穴便在墳莊邊一個洗垢庵裡住下，守廬一月。秦珍和葉魁兩個，天天出去督工，做石器，植樹加土。軟玉、蕊珠便跟著葉太夫人日夜誦經吃齋，替亡人懺悔。寶珠、秦瓊也不時出城來請安祭墓。光陰迅速到了七月十一，墓上各工都早完備。秦珍和葉魁先進城去，打發三乘官輿來請。葉太夫人卻死也不肯回去了。軟玉、蕊珠見葉太夫人不肯回去，也便情願跟著老太太削髮。太夫人發了惱，兩人才不敢下手。秦珍知道，忙趕出城來，勸太夫人回去。太夫人決意不肯，秦珍見他志向已決，無可挽回，便把軟玉、蕊珠兩個叫太夫人騙他們回府裡去。太夫人便只說：「上轎。」叫兩姐妹先上了輿，自己卻不上輿，見一干人出了門，便把庵門反閂上了。軟玉姐妹上了轎，便飛風的抬回秦府來。一下轎，不見了太夫人，知道是謊，便多哭著要回庵去。經柳夫人等一干人扯了進來，又細細的開導他一番，柳夫人說：「太夫人有了年紀，你們做孫女的，不能使他快活，也該使他享幾年清福，頤養幾年。他在咱們府裡，自然住不穩，看咱們一舉一動便多傷心，不如讓他安安靜靜修養著，不算是孝，也算是順，你們有時兒也可看他去，便我們也要常去望他，你們年紀正輕，你老太太有話對我講過了，可不要教我對不起你們老太太。」軟玉聽了，才明白些。回園子裡去，寶珠又恩恩切切的勸了一會。婉香、漱芳也都勸他，陸瑣琴又引用出許多古典來講給他聽。兩人才安心住下。外面秦珍把葉魁送入書館裡，也請陸蓮史教了。此時已是七月中浣。鄉試近了，便督促著秦瓊、寶珠兩人用功。

一日陸蓮史正替寶珠批文章，正批的得意，忽聽見鑼響，忙喊小廝鋤藥去問：「敢是報鑼？」鋤藥傳來。回說：「正是。剛來報石舅老爺點了第三名探花，授職翰林院編修呢。」陸蓮史聽了歡喜，便擱下筆，站起來踱圈子，踱了一會，因向葉魁道：「可要唸書，你明兒也這樣，給你先爺爭口氣。」又向秦瓊、寶珠兩人道：「你兩個看文章是今年都好中了，明春去奪個元回來，也給你老爺太太開開心。」寶珠笑笑，秦瓊因站起來告了公出，說往岳家道喜去。陸蓮史點首兒，秦瓊去了。陸蓮史也要回家去轉轉，看

可有什麼親戚中了，要道喜去，便放了館。寶珠早一溜煙跑進去了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富貴無常隨勢轉，功名有數逐人來。